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至四下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龔禔身

謄録監生臣黄　鑫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三

列女

李德武妻裴氏　楊慶妻王氏獨孤師仁乳母王氏附

楊三安妻李氏　魏衡妻王氏

樊會仁母敬氏　絳州孝女衛氏

濮州孝女賈氏　鄭義宗妻盧氏
劉寂妻夏侯氏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
楊紹宗妻王氏　于敏直妻張氏
冀州女子王氏　樊彥琛妻魏氏
鄒保英妻奚氏 古玄應妻高氏附
宋庭瑜妻魏氏　崔繪妻盧氏
奉天縣竇氏二女　盧甫妻李氏 王泛妻裴氏附
鄒待徵妻薄氏　李湍妻

董昌齡母楊氏　　韋雍妻蕭氏

衡方厚妻程氏

女道士李玄真　　孝女王和子　　附 鄭神佐女

女子稟陰柔之質有從人之義前代誌貞婦烈女蓋善其能以禮自防至若失身賊庭不汚非義臨白刃而慷慨誓丹衷而激發粉身不顧視死如歸雖在壯夫恐難守節窮寃之操不其賢乎其次梁鴻之妻無辭偕隱共姜之誓不踐二庭婦道母儀克彰圖史又其長也末代

風靡貞行寂寥聊播椒蘭以貽閨壼彤管之職幸無忽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戸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也性婉順有容德事父母以孝聞適德武經一年而德武坐從父金才事徙嶺表矩時為黄門侍郎奏請德武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别謂曰燕婉始爾便事分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耳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而對曰婦人事夫無再醮之禮夫者天也

何可背乎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欲割耳自誓保
者禁之乃止裴與德武別後容貌毀悴常讀佛經不御
膏澤李氏之姊妹在都邑者歲時朔望必命左右致敬
而省焉裴又嘗讀烈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
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為以此載於記傳乎後十餘
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絶矩欲奪其志時有柳直求婚許
之期有定日乃以翦斷其髮悲泣絶粒矩不可奪乃止
德武已於嶺表娶尒朱氏為妻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

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於鹿城令裴歳餘亦卒

楊慶妻王氏世充兄之女也慶即隋河間王弘之子大業末封郇王爲滎陽太守後陷於世充世充以兄女妻之授管州刺史及太宗攻圍洛陽慶謀背世充欲與其妻俱來歸國妻謂慶曰鄭國以妾奉箕箒於公者所以結公心耳今既二三其行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之婢耳願送至東都公之惠也慶

不聽伺慶出後謂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戚鄭國無危吾夫又死進退維谷何以生焉乃飲藥而卒慶既入朝官至宜州刺史時又有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歳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拮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于京師高祖嘉其義

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賜其號可封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也事舅姑以孝聞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貧窶李晝則力田夜紡絹數年間葬舅姑及夫之叔姪兄弟者七喪深為遠近所嗟尚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二百段遣州縣所在存恤之

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

侵掠梁郡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强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携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恱封為崇義夫人捨衡同賊之罪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河東人也年十五適樊氏生會仁而夫喪事舅姑娣姒以謹順聞及服終母兄以其盛年將奪其志微加諷諭便悲恨嗚咽如此者數四母兄乃潛許人為婚矯稱母患以召之凡所營具皆寄

之鄰里像子既至省母無疾鄰家復具餔饍像子知為所欺佯為不悟者其嫂復請像子沐浴像子私謂曾仁曰吾不幸孀居誓與汝父同穴所以不死者徒以我母羸老汝身幼弱今汝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失聲啼泣像子撫之曰汝勿啼吾向僞不覺者令汝舅不我為意聞汝啼知吾覺悟必加防備則吾難為計矣曾仁便佯睡像子於是伺隙携之遁歸中路兄使追及之將逼與俱返像子誓以必死辭情甚切其兄感

歎而止後會仁年十八病卒時像子母已終既葬像子謂其所親曰吾老母不幸又夫死子亡義無久活於是號慟不食數日而死

絳州孝女衛氏字無忌夏縣人也初其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年六歲母又改嫁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讎無忌從伯常設宴為樂長則時亦預坐無忌以磚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讎既報請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門侍郎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徙於

雍州并給田宅仍令州縣以禮嫁之

孝女賈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賈氏撫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共思報復乃俟玄基殺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賈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陽

鄭義宗妻盧氏幽州范陽人盧彦衡之女也畧涉書史

事舅姑甚得婦道甞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之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羣兇擾横人盡奔逃何獨不懼荅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仁義也昔宋伯姬守義赴火流稱至今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嘆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貞觀中卒

劉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縣丞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經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聞及父卒毀瘠殆不勝喪被髮徒跣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如此者積年貞觀中有制表其門閭賜以粟帛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秦州上邽人父懷仁右金吾將軍上官年十八歸于靈龜繼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謹彌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嘗訖未曾先嘗經數載

靈龜甍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必神而靈寧可使孤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服終諸兄姊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範妃可思之妃掩泣對曰丈夫以義烈標名婦人以守節為行未能即先犬馬以殉溝壑寧可復飾粧服有他志乎遽將刀截鼻割耳以自誓諸兄姊知其志不可奪歎息而止尋卒

楊紹宗妻王氏華州華陰人也初年三歲所生母亡為

繼母鞠養至年十五父又征遼而殁繼母尋亦卒王乃收所生及繼母屍柩并立父形像招魂遷葬訖廬於墓側陪其祖父母及父母墳永徽中詔曰故楊紹宗妻王氏因心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謝以往在隋朝父殁遼左招魂遷葬負土成墳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親加板築痛結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深宜標其門閭用旌敏德賜物三十叚粟五十石

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數歲時父

母權有疾即觀察顔色不離左右晝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長恭順彌甚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初聞儉有疾便即號踊自傷期於必死儉卒後凶問至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令史官録之

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

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歳竟終于家

樊彦琛妻魏氏楚州淮陰人彦琛病篤將卒魏泣而言曰幸以愚陋託身明德奉侍衣裳二十餘載豈意釁妨所招遽見此禍同入黄泉是其願也彦琛荅曰死生常道無所多恨君宜勉勵養諸孤使其成立若相從而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也彦琛卒後屬李敬業之亂乃為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氏歎曰我夫

不幸亡殁不能自盡苟爾偷生今爾見逼管絃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棄之於地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日固賊等忿怒以刀加頸語云若不從我即當殞命乃厲聲罵曰爾等狗盜乃欲汙辱好人今得速死會我本志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契丹賊李盡忠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旣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賊

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為誠節夫人時有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陷下詔曰頃屬黠啜攻城咸憂陷没丈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憚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襃昇何以奬勸古玄應妻可封為狥忠縣君

宋庭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彦泉之後也世為山東士族父克已有詞學則天時為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别駕魏氏

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志詞甚典美開元中庭
瑜累遷慶州都督初中書令張説年少時爲克己所重
魏氏恨其夫爲外職乃作書與説叙亡父疇昔之事并
爲庭瑜申理乃録南征賦寄説説歎曰曹大家東征之
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
莫不傷之
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爲山東著姓祖𢿱孫常州
刺史父獻有美名則天時歴鸞臺侍郎文昌左丞天授

中為酷吏來俊臣所陷左遷西鄉令而卒繪早終盧既年少諸兄常欲嫁之盧輒稱病固辭盧亡姊之夫李思冲神龍初為工部侍郎又求續親時思冲當朝美職諸兄不敢拒將婚之夕方以告盧盧又固辭不可仍令人防其門盧謂左右曰吾自誓久已定矣乃夜中出自竇中奔歸崔氏髮面盡為糞穢所汚宗族見者皆為之垂淚因出家為尼諸尼欽其操行皆尊事之開元中以老病而卒

奉天縣竇氏二女伯娘仲娘雖長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與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賊數千人持兵刄入其村落行剽刼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閒賊徒擬爲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賊相顧自慰行臨深谷伯娘曰我豈受賊汚辱乃投之於谷賊方驚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體氣絶良久而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長免丁役

二女葬事官給京兆尹曹陸海著賦以美之
順武尉盧甫妻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父瀾永泰元年春任蘄縣令界内先有草賊二千餘人瀾挺身入賊結以誠信賊並降附百姓復業者二百餘家時曹昇任徐州刺史知賊降領兵掩襲賊得脫後入縣殺瀾瀾將被殺從父弟渤詣賊救瀾請代兄死瀾又請留弟弟兄爭死瀾女盧甫妻又泣請代父死並為賊所害宣慰使吏部侍郎李季卿以節義聞又有尉氏尉王泛妻裴氏儀王

傳巨卿之女也素有容範為賊所俘賊逼之裴曰吾衣冠之子當死即死終不茍全一命受汙於賊賊脇之以兵逼之以罵裴堅力抗之賊怒乃支解裴氏至死不屈李卿亦以狀迹聞詔曰鄭州原武縣尉盧甫亡妻李氏汴州尉氏縣尉王泛亡妻裴氏等懿範傳家柔明植性頃因寇難克彰義烈或請代父死表因心之孝或誓逐夫亡操難奪之節宜膺贈律俾光休美李氏可贈孝昌縣君裴氏可贈河東縣君仍編入史冊瀾渤亦贈官秩

鄒待徵妻薄氏待徵大歷中為常州山陰縣尉其妻為海賊所掠薄氏守節出待徵官誥於懷中託付村人使謂待徵曰義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妻屍焉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

李湍妻湍吳元濟之軍人也元和中淮南未平湍心懷向順乃急度溵河東降烏重胤其妻遂為賊束縛在樹臠而食之至死呌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至是重胤以其事請列史册十三年憲宗下詔從之

董昌齡母楊氏昌齡常為泗州長史世居于蔡少孤受
訓於母累事吳少誠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楊氏潛
誡曰逆順之理成敗可知汝宜圖之昌齡志未果元濟
又署為郾城令楊氏復誡曰逆黨欺天天所不福汝當
速降無以前敗為慮無以老母為念汝為忠臣吾雖殁
無恨矣及王師逼郾城昌齡乃以城降且說賊將鄧懷
金歸款於李光顔憲宗聞之喜急召昌齡至闕直授郾
城令兼監察御史仍賜緋魚昌齡泣謝曰此皆老母之

訓憲宗嗟歎良久元濟囚楊氏欲殺之而止者數矣蔡平楊氏卒無恙元和十五年陳許節度使李遜疏楊氏之强明節義以聞乃封北平郡太君

韋雍妻蕭氏雍故太子賓客張弘靖鎮幽州日奏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時屬朝廷制置未備幽州俗本兇悍尤不樂文儒爲主帥賓佐習於常態忽其變通議論不容卒然起亂雍時家亦從叔蕭氏聞難號呼專執夫袂左右格去以死不從及雍臨刄蕭氏涕而告曰妾不

幸年少義不苟活今日之事願先就死執刀者斷其臂而殺雍蕭氏詞氣不撓雖兇悍圜視無不嗟嘆其夕蕭氏亦卒太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明其事因降勅追封蘭陵縣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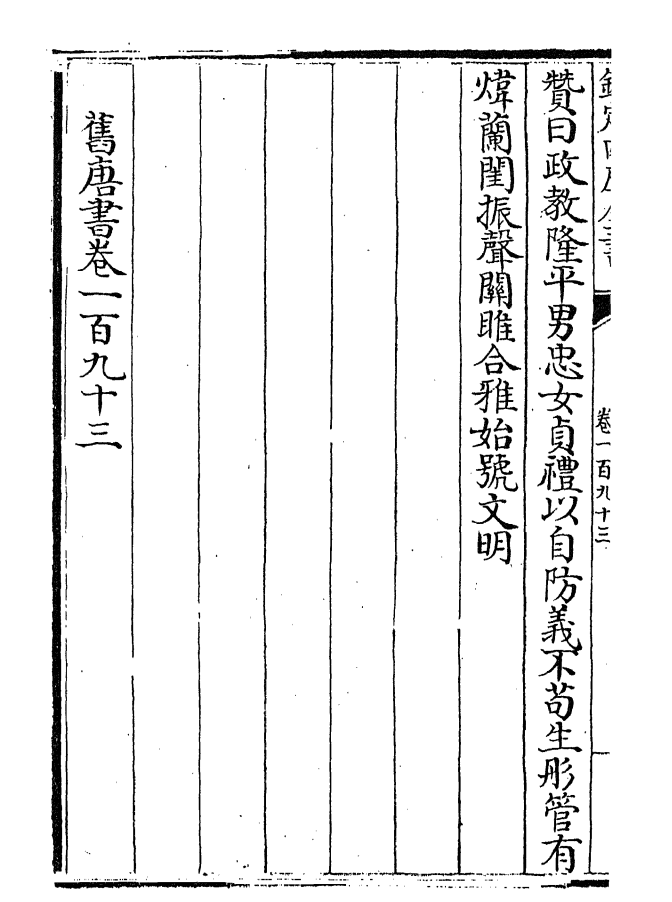
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叅軍為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寃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葬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臺鞫之得

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
勑曰乃者吏為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冤徒行萬里崎
嶇偪畏瀕於危亡血誠旣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
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祿養仍賜疏封
可封武昌縣君仍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女道士李玄真越王貞之玄孫曾祖珍子越王第六男
也先天中得罪配流嶺南玄真祖父皆亡歿於嶺外雖
曾經恩赦而未昭雪玄真進狀曰去開成三年十二月

內得嶺南節度使盧鈞出俸錢接措哀妾三代旅櫬暴露各在一方特與發遣歸就大塋合祔今護四喪已到長樂旅店權下未委故越王墳所在伏乞天恩允妾所奏許歸大塋妾年已六十三孤孀家貧更無依倚詔曰越王事跡國史著明枉陷非辜尋已洗雪其珍子他事配流數代漂零不還京國玄眞弱女孝節卓然啟護四喪綿歷萬里况是近族必可加恩行路猶或嗟稱朝廷固須恤助委宗正寺京兆府與訪越王墳墓報知如不

是陪陵任祔塋次卜葬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措必使
備禮葬畢𤣥眞如願住京城便配咸宜觀安置
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戍涇州元
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時年十七
聞父兄歿於邊上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
兄之喪歸徐營葬手植松栢翦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
使王智興以狀聞詔旌表之又大中五年兖州瑕丘縣
人鄭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許適馳雄牙官李𤣥慶神佐

亦為官健戍慶州時党項叛神佐戰死其母先亡無子女以父戰殁邊城無由得還乃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父喪還至瑕丘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便廬於墳所手植松檜誓不適人節度使蕭淑以狀奏之曰伏以閭里之中罕知禮教女子之性尤昧義方鄭氏女痛結窮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磧歸父遺骸遠自邊陲得還閭里感蓼莪以積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厲貞方之節詔旌表門閭



贊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貞禮以自防義不苟生彤管有煒蘭閨振聲關雎合雅始號文明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楊紹宗妻王氏傳陪其祖母及父母墳○臣酉按詔曰又葬其祖父母等則祖下當脫一父字今增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上

突厥上

突厥之始啓民之前隋書載之備矣祇以入國之事而述之

始畢可汗咄吉者啓民可汗子也隋大業中嗣位值天

下大亂中國人奔之者衆其族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焉控弦百餘萬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視陰山有輕中夏之志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高祖起義太原遣大將軍府司馬劉文靜聘于始畢引以為援始畢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獻馬千匹會于絳

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高祖卽位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自恃其功益驕踞每遣使者至長安頗多橫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優容之武德元年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宴于太極殿奏九部樂賚錦綵布絹各有差二年二月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

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處羅可汗嗣位又以隋義城公主為妻遣使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處羅此後頻遣使朝貢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于竇建德三年二月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政道為隋王隋末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于政道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一萬時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

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卒義城公主以其子奥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為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者啟民可汗第三子也初為莫賀咄設牙直五原之北高祖入長安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連結高祖患之遣光祿卿宇文

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説之令絶交於薛舉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原城隷於突厥歆又説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武德三年頡利又納義城公主為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罷朝一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頡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國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

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慠求請無厭四年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先是漢陽公蘇瓌太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等各使于突厥頡利並拘之我亦留其使前後數輩至是為大恩所挫於是乃懼仍放順德還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觔欲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嘉之放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德等還蕃賜以金帛五年春李大恩奏言突厥飢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

殿內少監獨孤晟帥師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大恩王師敗績大恩殁于陣死者數千人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數千騎西入靈原等州詔隱太子出豳州道太宗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幷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

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道自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受詔北討齊王元吉隷焉初關中霖雨糧運阻絶太宗頗患之諸將憂見於色頡兵於豳州頡利突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

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前將渡溝水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渡我無惡意更欲共王自斷當耳於是稍引卻各斂軍而退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遂不欲戰其叔姪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遣突利及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奉見請和許之突利因自託於太宗願結為兄弟思摩初奉見高祖引昇御榻頓顙固辭高祖謂曰頡利誠心遣特

勒朝拜今見特勒如見頡利固引之乃就坐尋封思摩為和順王八年七月頡利集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又襲將軍張瑾于太原瑾全軍並没脫身奔於李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師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師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萬餘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夘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没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

朝為覘因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後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頡利

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
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
上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空其境内直入
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内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
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今一舉朕故
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
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
匈奴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隨詔許焉車駕即日還

宮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

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悉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已北薛延陀迴紇拔也古等部皆相率背叛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望內欲背之其國大雪平地數尺羊馬皆死人大飢乃懼我師

出乘其弊引兵入朔州揚言會獵實設備焉侍臣咸曰夷狄無信先自猜疑盟後將兵忽踐疆境可乘其便數以背約因而討之太宗曰匹夫一言尚須存信何況天下主乎豈有親與之和利其災禍而乘危迫險以滅之耶諸公為可朕不為也縱突厥部落叛盡六畜皆死朕終示以信不妄討之待其無禮方擒取耳三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

物頡利始稱臣尚公主請脩壻禮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草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詔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謹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俱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

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内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寳相率衆奄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

宗謂曰凡有功於我者必不能忘有惡於我者終亦不紀論爾之罪狀誠為不小但自渭水曾面為盟從此以來未有深犯所以録此不相責耳仍詔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帝見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天道福善禍淫事猶影響昔啟民亡國奔隋文帝不恡粟帛大興士衆營衛安置乃得

存立既而强盛當須子子孫孫思念報德纔至始畢即起兵圍煬帝於鴈門及隋國將亂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家國者身及子孫並為頡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頡利破亡豈非背恩忘義所致也八年卒詔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以付渾邪至是哀慟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仍葬於頡利墓側樹碑以紀之

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可汗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頡利嗣位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突利在東偏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延陁又喪師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於太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拒之不與由是有隙

貞觀三年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為國者勞心以憂萬姓世祚乃長役人以奉其身社稷必滅今北蕃百姓喪亡誠由其君不君之故也至使突利情願入朝若非困廹何能至此夷狄弱則邊境無虞亦甚為慰然見其顛狽又不能不懼所以然者慮已有不逮恐禍變亦爾朕今視不能遠見聽不能遠聞唯藉公等盡忠匡弼無得惰於諫諍也突利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謂近臣曰朕於突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杜

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為守約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太宗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邑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祐等州帥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啟民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翌立遂至强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乃為隋家之患自爾已後無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

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畧盡既事窮後乃來投我我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啟民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詔中書侍郎岑文本為其碑文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

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而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外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强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唯中書令溫彦博議請準漢建武時

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兖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祕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寃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强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

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

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内地禀我指麾教以禮法數年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内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口給引類百端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

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自結社率之反也太宗始患之又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侯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

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

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歴處羅頡利世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高祖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唯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除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令統頡利舊部落於河南之地尋改封懷化郡王及將徙於白道之北思摩等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突厥頡利可汗未破已前自恃强盛抄掠中國百姓被其殺者不可勝紀我發兵擊破之

諸部落悉歸化我畧其舊過嘉其從善並授官爵同我
百寮所有部落愛之如子與我百姓不異但中國禮義
不滅爾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之害所以
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
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處河南任其放
牧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即欲遣
突厥渡河復其田土我策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居
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

境鎮撫部落若其踰越故相抄掠我即將兵各問其罪
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
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
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
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為左賢
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為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
聞太宗遣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預畜輕騎
伺至而擊之太宗遣勅之曰擅相侵者國有常刑延陁

曰至尊遣莫相侵掠敢不奉詔然突厥翻覆難信其未
破前連年殺中國人動以千萬計至尊破突厥須收為
奴婢將與百姓而反養之如子結社率竟反此輩獸心
不可信也臣荷恩甚深請為至尊誅之時思摩下部衆
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其衆皆不愜
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
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策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
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

于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為立碑於化州先是貞觀中突厥别部有車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于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密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羅禄北有結骨皆附隸之自延陁破後遣其子沙

鉢羅特勒来朝貢方物又請身入朝太宗遣將軍郭廣敬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驍衛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禄泥孰闕俟利發乃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来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王師至名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仍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

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陀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鏁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都護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都護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蕚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禄社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扈從至

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落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為溫傅所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傅大破之泥孰匐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有迎頡

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詔裴行儉率將軍曹繼叔程務挺李崇直李文暕等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

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單于右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也世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郡盜有衆五千

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殺咄悉匐為葉護時有阿史德元珍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達干令專統兵馬事永淳二年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賊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則天詔左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之

垂拱二年骨咄禄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將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禄及元珍又寇昌平詔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一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禄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

壁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則天詔常之與寶壁計議遥為聲援寶壁以為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壁坐此伏誅則天大怒因改骨咄禄為不卒禄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禄天授中病卒默啜者骨咄禄之弟也骨咄禄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二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

則天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大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則天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十叚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默啜自此兵衆漸盛則天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

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則天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落来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世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則天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鸞臺侍郎楊再思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强由此也其年則天令魏

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威衛郎將楊鸞莊攝司賓卿大齋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黒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此是天子兒否我突厥積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别所偽號知微為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正鋒衛將軍慕容玄

前以兵五千人降之俄進寇嬀檀等州則天令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自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彦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則天大怒購斬默啜者封王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

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則天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與賊相望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禄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

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而去制右肅政御史大夫魏元忠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以備之又命安北大都督相王旦為天兵道元帥統諸軍討擊竟未行而賊退長安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則天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酋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則天燕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

三品以上並預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久之官軍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羣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下制絶其請婚仍購募能斬獲默啜者封國王授諸衛大將軍賞物二千段又命内外官各進破突厥諸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以宗女賂

以鉅萬冐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勒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

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録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掎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

夷情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三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域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賦徭事無過

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徭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
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
之後有勇知方畜藏山積金草犀利然後整六軍絶大
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稾街之邸使百
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内以及外
綏近以来遠以惠中國以静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
旅奇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上覽而善
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

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仁亶始於河外築三受降城絶其南寇之路睿宗踐祚默啜又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来朝授右驍衛員外大將軍俄而睿宗傳位親竟不成初默啜景雲中率兵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

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爲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跌都督跌跌思泰等各率其衆相繼來

降前後總萬餘帳制令居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王跌跌思泰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封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壻阿史德胡禄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衆来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仍

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禄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

毗伽可汗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禄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携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暾欲谷以

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
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泰等復自河
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
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
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
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既不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剛嶺為
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
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

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狥小殺既得降户謀欲南入為寇暾欲谷曰唐王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之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户寡少不敵唐家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又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

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策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

與張嘉貞不恊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易為也九月秋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還衆遂散走投北庭而城陷不得入盡為突厥所擒并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迴兵因而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

州都督遣副將盧公利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删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裂盡墜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脱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黙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上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玄宗將東巡中書令張説謀欲加兵以備突厥

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

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爲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玄宗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

馬之前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兎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

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祭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名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於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冐清塵縱即殪玄方墟幽土單于為醢穹廬為汚何塞過責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知分限行不失

常歸於得所以謂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上為頡利發設燕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親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録啜来朝獻名馬三十匹時吐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録啜宴於紫宸殿厚加賞賚仍許於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齎縑帛數十萬匹就邊以遺之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入蕃弔祭并為

立碑上自為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為像四壁畫其戰陣之狀二十年小殺為其大臣梅録啜所毒藥發未死先討斬梅録啜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子為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佺往申弔祭并册立伊然為立碑廟仍令史官起居舍人李融為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為登利可汗

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母即暾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飫斯達干姦通干預國政不為蕃人所伏登

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在東者號為左殺在西者號為右殺其精鋭皆分在兩殺之下二十八年上遣右金吾將軍李質齎璽書又册立登利為可汗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西殺盡併其衆而左殺懼禍及已勒兵攻登利殺之自立號烏蘇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為國人所附拔悉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脫身遁走國中大亂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燭公主及

阿布思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来降天寶元年八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於殿庭引見御華蕚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

毗伽可汗傳上引弓傍射一發獲之○原本射字下空兩格無一發二字今據新書添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四上考證